

綱鑑易知錄

宋

七十九八十

113

537

42



門 113  
號 537  
卷 42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九

天正十五年二月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高宗皇帝

綱目 辛亥。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春正月。以張俊為江淮招

討使。岳飛副之。目時孔彥舟據武陵。今湖廣常德府。張用據

襄漢。今湖廣襄陽漢陽二府。李成據江淮湖湘。見上卷。十餘郡

綱鑑易知錄

卷七九 宋高宗

尤悍強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久圍江州今江西

江府朝廷患之以俊為招討使俊請岳飛同討許之綱

李成陷江州目未幾復陷筠州今江西瑞州府綱謝克家

罷二月以秦檜參知政事綱三月張俊岳飛大敗

李成于樓子莊羣盜皆遁復筠州綱武功大夫張榮擊

敗金兵于興化捷懶北遁發善有可錄雖盜賊小人

也榮乃漁人微之微者武功大夫職之小者而能以寡敵眾擊敗金人俘馘五千餘人顧不偉哉目

榮本梁山灤薄灤澤也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

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

張榮擊走捷懶

退榮襲據通州見上卷聯舟入興化今揚州府興化縣縮頭

湖作水寨以守金捷懶在泰州今揚州府泰州謀再渡江欲

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成上不多餘

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開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

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

可勝升計俘馘國○軍所虜獲者係其五千餘人

捷懶收餘眾奔還楚州今江西南淮安府退屯宿遷今

安府宿遷縣尋北去榮告捷於朝遂以榮知泰州綱張浚

軍閬州見六卷分諸將守川陝綱夏四月隆祐皇太

綱監易知錄 卷七十九 宋高宗 二

后孟氏崩。年五十九。諡曰昭慈獻烈。綱劉光世復楚州。五月作

大宋中興玉寶。綱張俊追敗李成于黃梅。成奔劉豫。

岳飛招張用降之。目俊引兵渡江。追成至蘄。奇州。今湖

廣黃州。亦屬黃州府。大敗之。其眾數萬皆潰。會成

北走降劉豫。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相州。今河南彰德府。

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

得書。遂帥眾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

右軍都統制。屯洪州。今江西南昌府。彈壓盜賊。綱六月。張浚

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於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州。

岳飛功第

封太祖後

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綱秋七月。封太祖後令話為安

定郡王。目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

宗初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今陝西平涼府。王今其封久不

舉。有司具上應襲封者。至是以德昭。太祖長子。玄孫令話

為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絕。

雲間張氏曰。宋之太祖。雖襲五代之弊。而篡周其德澤入人之深。誠有過焉。彼傳位於太宗也。雖以母后之命。非其一念友于之仁。安能若此哉。綱目大書於冊。而分注備載其實者。於以見天俾高宗。幹旋舊疆。遺土以延太祖之後也。嗚呼。太宗雖負若兄。而天其肯負於太祖邪。

綱范宗尹免。綱八月。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目

張浚殺曲端

綱鑑易知錄

卷七十九

宋高宗

三

浚既敗於富平。

見上卷

乃思端言。

初端謂金人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

保疆而已萬一輕舉後憂方大浚疑端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萬安軍安置

名之還稍復

其官徒閬州。

見上

將復用之。

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

吳玠王庶陷曲端

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閒

諫之

玠復書曲端謀反四

字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

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

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

深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

今四川夔州府

路刑獄。端聞之曰。

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燔火迫

也。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

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綱以李

回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綱以秦檜為尚

書右僕射。夜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目范宗尹既

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

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義廣

略贈程頤制

高宗既相秦檜則中

綱詔贈程頤直龍圖閣。

制詞略

興之業自此喪矣。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

相秦檜

綱監易知錄

卷七十九

宋高宗

四

使天下之士聞其名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汪藻請脩日曆

綱復脩日曆目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

館故書楊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

則有起居注謂之日曆所以備言垂一世之典苟曠

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即以命

藻綱長星見現詔求直言綱冬十一月李回罷綱王

德殲邵青之衆于崇明沙獲青送行在目青寇宣

州今江南太平府進圍太平今江南太平府劉光世招降之尋復叛

長星見

王德破火牛

去聚其黨於崇明沙在江南蘇州府崇明縣將犯江陰見上卷

光世令都統制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

青衆大潰會翌日餘黨復索戰謀牒今言賊將用

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

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也盡殺焉青自縛請

命德獻諸行在見上卷餘黨悉平綱以孟庾參知政事

綱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兀朮遁

目玠自富平之敗見上卷收散卒保和尚原見上卷

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今陝西

吳玠兄弟和尚原之捷

中府扼蜀治四川成都府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

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

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

多金人怒伏兵渭河在寶雞縣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

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折音陝自階今

西鞏州今鞏昌府成今鞏昌府出散關見六一卷九約日會和尚原烏

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

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箬括關在鳳翔北縣東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

駐隊矢

角犴紐習也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

是兀木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浮橋也跨渭自寶雞

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博通也和

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石號駐隊

兌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

其糧道度鐸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岔慣以待之敵至

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木中二流矢

僅以身免亟鬚其鬚髯冉平聲在頤而遁初

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

兀木亟剃鬚髯而遁

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名諸將

敵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綱**初

置見。現錢關子。目時命張浚屯婺州。今浙江金華府有司

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錢

也。付婺州。召商人入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於權

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輸

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綱**以孟庾為福建江西荆

湖宣撫使。韓世忠副之。目初建建州今福建建寧府人范汝為

初置見錢關子

作亂。破建陽。今建寧府建陽縣命辛企宗討之。不克。其勢益

熾。乃命庾為宣撫使。世忠副之。發大軍出溫台。今浙江溫

州台州路入閩。今福建汝為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建州

**綱**富直柔罷。**綱**十二月。金以陝西地界。祕劉豫。於是中原

盡屬於豫**綱**壬子二年。金天會十年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科。**綱**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目世忠聞汝為

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

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

韓世忠平建州



李綱馳見  
韓世忠

汝為自焚死。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見七七自福

州今福建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

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古馳征禁脅從

者。汰遣沙汰其罪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

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

湖廣諸盜。綱帝如臨安從呂頤浩綱二月以李綱為

湖廣宣撫使。綱帝初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綱三

月。河南鎮撫使翟興為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琮代

之。目劉豫將遷汴宋汴京今河南開封府以興屯伊陽山在河南彰

德府林縣。憚之。遣將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而焚其

書。豫復陰啗淡也興裨皮將也楊偉以利。偉遂

殺興。攜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乏食。而能激

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詔以

其子琮嗣職。綱夏四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初汝文

秦檜為州文學。汝文薦綱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

諸軍事。開府鎮江。目頤浩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

乃命頤浩開府鎮江。今江南頤浩辟壁也文武士七

十餘人。以神武見五五後軍。及御前忠銳時分降盜

呂頤浩開  
府鎮江

趙延壽徐文等所部兵為七將名御前忠  
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夔楊沂中等皆隸焉。  
 綱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於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太子府庫。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綱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目盜曹成初陷道州。今湖廣永樂府復陷賀州。今廣西平賀縣擁眾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見上。據道賀二州。

汴劉豫徙居

命岳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挂嶺。即臨賀嶺。在賀縣。置砦。寨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眾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眾。成奔連州。今廣東廣州府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也等誅其首。而撫其眾。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邵州。今湖廣寶慶府。道貴自郴。丑森反。今湖廣郴州。桂。桂州。今廣西桂林府。招降者二萬。

岳家軍來矣

岳飛戒部將

綱監易知錄  
 卷七十九  
 宋高宗

孝宗賜名

書 婁寅亮上

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綱五月。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圖中興十議。故有是命。綱育太祖後子。傅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院元懿太子卒。見上卷十九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內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今浙江紹興府上虞縣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謂范鎮也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真宗也取宗室育之。

宮中。此天下之大慮。

見六九卷五

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

入繼大統。文子文孫。

周書立政篇。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

宜君宜王。詩大

雅假樂篇。穆穆皇皇。宜君宜王。注。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庶為諸侯嫡為天子。遭

罹離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

屬也者。椒寢。

見十二卷二音註椒房。

未繁前星。

晉天文志。心三星。中日明堂天

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

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

徽宗年號

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

濮安懿王。英宗生親也。

子孫以為近

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

太祖陵也。

之後。寂寥無聞。僅

同民庶藝祖始祖也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  
 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  
 視秩親王裨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  
 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  
 至是選秦王德芳太祖次子後朝秦大夫子偁之子伯琮  
 入宮命張婕妤見四二卷八鞠養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  
 人見四四卷七亦請於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  
 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為和州今江南  
 防禦使賜名瑗綱呂頤浩前軍將趙延壽叛頤浩次

韓世忠降曹成

頒戒石銘于州縣

于常州今江南王德追延壽至建平今江南廣德誅  
 之綱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今陝西綱韓世忠招  
 曹成降之綱世忠既平范汝為見上旋師永嘉今浙  
 州府永嘉今浙江信信州今江徑  
 至豫章今江西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  
 驚世忠因使董收拾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眾降  
 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綱六月以李橫為襄襄州今  
 陽鄧州今湖鎮撫使綱頒戒石銘于州縣綱以黃  
 庭堅所書戒石銘頒於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

胡安國時  
政論

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綱翟汝文罷。目汝文雖為檜所薦。然性剛不為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為金人姦細。故不得久居位。綱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瑀等二十人。目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易坎卦象傳。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

五者帝王  
之能事畢

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耕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以疾力。力甚也。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

胡安國以游酢言稱秦檜

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耽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荀或字文若，見二五卷十五。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見上還，憾檜欲去之，問計於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禁門曰闥，刻為連瑣文，故稱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屬浙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

胡安國論朱勝非

在政府，緘默附會，馴旬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去金虜，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勝非為相苗劉肆逆，苗傳劉正彥之亂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疆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去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詔敕也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謂諷帝禪位，皇子及致復位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

公羊稱祭仲廢君為行權

為行權春秋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祭仲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日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遠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按左傳鄭祭仲為莊公娶鄧曼生昭公忽宋大夫雍氏女妻於莊公生厲公突莊公卒祭仲立昭公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日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先儒力排其說宋使安國春秋傳祭仲鄭相也見執於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高宗年號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

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落職提舉仙都觀貫秦檜三上章畱之不報侍御史江濟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為之一空

雲間張氏曰姦人用意之深豈易測哉書稱知人之難信矣秦檜以金捷懶陰縱其還朝士固多疑之然亦不能規知其實厥後惟以言貌欺人為故高宗信其忠朴其初安國輕信游酢方其為荀文若况文若為巨姦之輔其出處已非正矣就使檜如文若亦何所取文若之死漢室是亦天理終不可泯安國豈能必檜如文若之死漢室哉噫安國明於春秋而力言檜賢如此則

綱鑑易知錄 卷之九 宋高宗 十一

知人信乎  
其難

王居正疾  
秦檜之說

知人信乎其難矣。惜乎安國之賢而不能知。秦檜之姦固宜。綱目書法之異於翟汝文也。  
綱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綱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目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於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灼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

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其密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密禮即以帝意載於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靜軒周氏曰。秦檜包藏禍心。人無知者。雖賢如游酢。尚稱其有才。正如胡安國亦論其可用。獨王居正甚言其非。抑亦先覺者乎。帝能既免其官。仍榜其罪。可謂得好惡之公矣。未幾而復以之為相者。蓋由高宗之心。初無定見。因物有遷云爾。苟使檜之此罷而終身不用。則中興之業。

王居正先  
覺

綱鑑易知錄 卷七十九 宋高宗 十五



豈不為可成哉惜其不足以知此也

綱彗星見五卷見赦求直言綱九月韓世忠大敗劉

韓世忠大敗劉忠

忠于蘄其陽今湖廣黃州府蘄州忠走降劉豫目世忠自豫章

見上移師長沙今湖廣長沙府劉忠有眾數萬據白面山營

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眾莫

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

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

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

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

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綱王倫還自金曠

王倫之還何以特書所以明其贊成和目倫既被留

議者皆倫之所為也故特謹而書之久困懷歸乃倡為和議粘沒喝縱之歸報倫

至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

和議中格止也久之乃以潘致堯為通問使復如金

綱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

事綱以王似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目張浚在關陝

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

趙開為轉運擢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

相朱勝非

張浚治關

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見四二卷七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者見上卷三三曲端見上卷三三為無辜任子羽開玠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綱冬十一月李綱至潭州今湖廣長沙府湖南羣盜平綱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綱上言荆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鼎州見五澧見五荆今湖廣鄂州今湖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今湖廣襄陽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漢陽二府

罷李綱

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斐亦劾綱遂罷提舉崇福宮綱名張浚知樞密院事呂頤浩不悅浚朱勝故名之而以盧法原為川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綱癸丑三年金天會十一年春正月李橫舉兵伐金復潁昌府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為襄陽府見上十鄧今河南南陽府鄧州隨今湖廣德安府隨州郢見同上州宣撫使綱金人陷金州王彥走石泉王彥守金州今陝西中府典安州金撒离喝攻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今漢中府石泉縣撒离喝遂乘勝而進綱二月劉子

吳玠黃柑遺敵

羽吳玠兵潰會于饒風關金人入興元子羽玠還擊破之目金人長驅趨洋今漢中府漢即漢中府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在漢中府西鄉縣東而遣入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今漢中府鳳縣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甘橘屬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离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邪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怒敵乃更募死士由閒諫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苦濫反。俯視也。饒

楊政諫吳玠

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即洋縣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雷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見上之西縣今漢中府沔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今陝西西安府之三泉縣在漢中府寧羌州撒离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在漢中府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閒道會子羽子羽雷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在鳳縣子羽以潭毒

據胡琳坐壘口

預徙梁洋之積

山形斗拔。山在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北。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琳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移守潼川。今四川潼川州。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耶谷在縣北。去。撒离喝既至鳳翔。今陝西鳳翔府。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梁川即漢中。洋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

李橫傳檄收復東京

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邀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升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綱權邦彥卒。以席益參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綱三月，李橫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穎昌見復陷。綱夏四月，楊太僭號大聖天王，詔統制王瓊會兵討之。太又名么，蓋楚人謂

年少者為么云。么音邀。綱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致潘堯還言金欲再遣重臣以取信遂寢出綱王彥復金師之議而遣肖胄及胡松年往金議和綱王彥復金州見上綱詔李橫等班也還師還鎮見上禁邊兵侵齊與金議和也綱六月岳飛討江廣羣盜悉平之目時盜齊謂劉豫度度州今江西吉安府盜連兵寇掠江廣江西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眾至雩于都今贛州府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見上卷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

岳飛平羣盜  
岳飛仁將

精忠岳飛

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綱秋九月呂頤浩免以劉光世韓世忠為江東兩淮宣撫使主璣岳飛為荆湖江西制置使分屯沿江諸州綱冬十月李成寇襄鄧見上李橫奔荆南今湖廣成遂陷京西汴京六郡綱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見上綱金兀朮陷和尚原見上甲寅四年金天會春二月席益罷綱三月吳玠吳璘與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大敗之目先是璘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

吳玠兄弟  
仙人關之  
捷

殺金平

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見上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撒离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今陝西鞏昌府階州入援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金軍分為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數日玠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

撞竿碎雲梯

亂奮擊射石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

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見上扼其歸路又敗之

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

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鐸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

見上授甲士田為久畱計自是不妄動矣

吳玠功不在韓世忠

雲間張氏曰兀朮南侵之志可謂銳矣然終不得遂其志者以世忠劉之於前吳玠扼之於後向非二公之忠勇則兀朮之志伊誰沮之觀此則知吳玠之功不在世忠之下明矣

**綱**以趙鼎參知政事**綱**張浚至臨安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目**浚雖被名以劉子羽等軍敗祕其

事未行已而詔王似盧法原赴鎮浚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浚至臨安中丞辛炳以宿憾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見二五三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今福建福州府安置劉子羽於白州見四二卷浚即日行詔以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法原尋卒綱夏四月徐俯罷與趙鼎議不合故也綱五月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目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

岳飛渡江晉擒賊

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見上以殄羣盜帝以語去聲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除飛兼荆南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莫屬幕僚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綱秋七月以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朱勝非薦之也綱岳飛復襄陽等六郡襄漢悉平安軍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綱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目鼎為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條奏便宜復為勝非所抑乃

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列子女媯氏練五色石以補天。關淮南子日出暘谷浴於咸池。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見二十四卷二十八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觖望。怨望也。是時蜀士至於釅。強入聲。斂也。金募久。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

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閔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

雲閒張氏曰。高宗此舉。可謂得人矣。觀夫趙樞密一疏。警則冬裘夏葛。切中時病。夫以張浚之待君。尚不能終君臣之好。安知後日高宗不以待浚者而待臣耶。此亦納約自牖之說也。鼎其賢。註音納約自牖見十哉。註音卷二九音註。

納約自牖之說

**綱**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綱**楊太敗官軍于鼎江。詔岳飛移兵討之。**綱**王瓌遣忠銳見上統制崔增等討太於鼎江。鼎州。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今湖廣常德府。社木寨。守將許



相趙鼎

名張浚

筌詮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飛清遠軍節度使  
 代王瓊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  
 飛之年少者綱九月朱勝非罷劉豫使其子麟以  
 金兵入寇綱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  
 樞密院事綱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  
 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綱以  
 沈與求參知政事綱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綱以  
 南揚綱名張浚于福州綱初浚至福州綱上慮金齊綱劉  
 州府綱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

韓世忠大儀之捷

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樛樛謂  
 鼎曰六龍謂天子也易乾卦象臨江兵氣百倍然公  
 自度鐸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  
 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  
 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樛曰然則當思歸路  
 耳張德遠張浚字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  
 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  
 言於帝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貫兼侍  
 讀綱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綱世忠

韓世忠給  
魏良臣

至揚州。使統制解元蟹音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  
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拆自斷歸路。會魏  
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撒炊爨。給臺上聲。良臣有詔移  
屯平江。今江南蘇州府良臣疾馳去。世忠度鐸也良臣已出境。  
即上馬。令軍中曰。眈視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  
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  
中。金前將軍聶兒字董見上卷二九。問官軍動息。具以所  
見對。字董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捷  
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

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  
危軍各持長斧。上搃震擊也。人胸下斫酌也。馬足敵被  
甲陷泥淖。開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吝人馬俱斃。遂  
擒捷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民亦擊敗  
金人於天長。今江南鳳陽府天長縣之鴟鴟口橋。解元至承州。  
北門遇敵。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  
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  
追至淮。淮水在鳳陽府金人驚潰。相蹈藉籍。溺死者甚眾。捷  
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

中興武功 第一

求曰。自建炎高宗年號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綱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目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為行宮畱守。命百司不預軍旅。

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瓊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詣軍建康。今江南江寧府後宮自溫州。今浙江溫州府泛海如泉州。今福建泉州府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閒閒。乘閒處。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戶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見上。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

趙鼎先見

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雲開張氏曰：昔唐憲宗伐淮蔡而成功，韓文公作平淮碑，有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然彼蔡功之所以成，其果出於憲宗之獨斷邪？亦惟裴晉公諸賢贊成之耳。今也金兵日南，非趙丞相諸公力勸，則高宗不能決自將之謀。意是役也，秦檜不去，則難乎其有成矣。

張浚視師江上

綱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自豫僭逆，朝廷大齊至，是始聲綱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目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事，皆合人心。鼎笑曰：

喻子才之功

喻子才喻樛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

竭節，詔諭中外。浚既受命，即日起江上視師。時捷懶

兀术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

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

諸將，身畱鎮江。今江西南鎮江府。以節度之。綱十二月，金人圍

廬州。今江西南廬州府。岳飛使牛皋救之。金兵敗走。綱魏良臣

還自金。粘沒喝言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

諸將力圖攘敵，遂不復遣。在音羌。綱金兵自淮引

還，目捷懶屯泗州。見上。兀术屯竹塹。敦鎮為韓世忠

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元术曰張樞密貶嶺南謂福州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元术色變遂有歸意會雨去聲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元术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棄輜重載衣物車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洵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

趙鼎真宰相

李綱上疏

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

守備之宜

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屏。丙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衆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咸上聲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

攻戰之利

措置所當

緩懷所當

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見六六卷十二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今江寧府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固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去聲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為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

羣臣之誤

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盈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莫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康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猝則以

諫退避

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夫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濟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即南京今河南歸德府見七七卷七退至維揚今江南揚州府見七七卷九則河北治直隸大名府河東治山西太原府關陝失矣自維揚退

至江浙則京東西汴京之東之西也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維。備也。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先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

所費不貲。各。量也。使輶姚。小車。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砌。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



陛下。方寸閒耳。疏奏。帝賜詔褒諭。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九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八十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高宗皇帝

綱乙卯五年

金熙宗尊仍稱天會十三年

春正月朔日食綱名張

浚還目命韓世忠屯鎮江

見上卷

劉光世屯太平江今

南太張俊屯建康

見上卷

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

綱鑑易知錄

卷八十一

宋高宗

趙張並相

始軍於外。綱金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立。亶太祖之孫合刺也。綱二月。帝如臨安。綱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綱鼎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樛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久。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見十三卷三是賢者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綱作太廟于臨安。綱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大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

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綱閏月。胡松年罷。綱三月。張浚視師潭州。今湖

廣長沙府。綱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見五卷十據上流。恐

楊太。見上卷二三滋蔓。萬。滋長而蔓延。左傳。為害請乘

其急討之。至醴陵。今長沙府醴陵縣。釋邑囚數百。皆太謀。牒

今之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驩呼而去。於是相

率來降。綱夏四月。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公。廣昔周

以上公之爵。封微子於宋。聖人載之於書。高宗綱上

皇卒于金。卒於五國城。見綱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

高宗亦成王之仁

司馬朴洪  
皓忠義

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  
便在燕山。見七七卷末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  
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  
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  
見七八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  
涕。

史臣曰。徽宗之失國也。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  
偏。疎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褻薄巧佞  
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湯信虛無崇飾遊觀。  
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欺國政。日行  
無警。及童貫用事。又勤兵於遠。稔禍速亂。遂致  
國破身辱。豈得諉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喪志。

推時為程  
氏正宗

幾虛過一  
生  
豫章先生

綱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目時奉祠致仕。優游  
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  
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從彥南  
劍。見七五入。初為博羅。今廣東惠州府博羅縣主簿。聞時得程  
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見同上令從彥徒步往  
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  
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  
朱熹謂龜山。見同上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然

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

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延平今福建南平縣。李侗。通初從從彥學。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

延平先生

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常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為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歲無復圭角。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胡寅諫何蘇使金

綱五月遣忠訓郎何蘇先上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

目寅上疏言女真金本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至

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讎也。自建炎高宗丁未

至紹興高宗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

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

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

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

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

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

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邪。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適觀何薛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薛行寅因乞外。知邵州。見上廣罷和議。主恢復。張浚之素議之。可謂自相矛盾矣。孔子曰。一言而可以喪邦。蓋以此耳。綱以孟庾知樞密院事。綱封瑗。見上為建國公。就學資善堂。目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

張浚自相矛盾  
孝宗就學資善堂

中興基業在是

趙丞相可謂名實相副

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入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尋以伯玖。見上為和州。見上防禦使。賜名璩。渠雲間張氏曰。趙丞相可謂名實相副者也。此舉何其克當之甚耶。蓋相業莫先於定國本。定國本莫先於教太子。非碩德鉅儒聞望素孚者。不可也。趙丞相先見乎此。故以為首務。雖然。此亦天使然也。使黃汪為相。安能望此舉哉。然亦不可獨各黃汪也。自徽欽以前。求其如此舉者。未嘗見諸史冊。厥後孝宗克成令德。豈無自哉。書曰。天惟式教用休。此之謂也。天豈爽其報於太祖乎。

岳飛洞庭之捷

岳節使號令如山

岳侯忠孝人

綱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目飛奉命討太。見上卷二三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洞庭湖見上二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見上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

岳飛小圖定畫

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皆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朝。旨名張浚還防秋。見七六卷二九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見上卷二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見上卷二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誥。華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

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乘其不備而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傍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在洞庭湖中。堯女湘君嘗居此。故名。木為巨筏。塞諸港講○水。漢。水岐流也。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上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果八日而捷。書

岳侯神算

除是飛來

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算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見上卷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云。

雲間張氏曰。武穆為將。主之以信義。輔之以籌略。加之。以勇敢。又況忠孝素根于心。故所向無前。成功取捷。動輒可必。雖古名將不能過焉。君子論南渡中興之將。當以武穆為首稱。

綱秋七月。孟庾罷。綱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自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見五六卷三轉淮東淮水之東。淮水在江南鳳陽府會諸將議防秋。

張浚中興備覽

程氏易傳

三畏齋

范冲舉尹焞

之宜帝賜詔趣促歸及至勞去問曰卿暑行甚勞羣

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浚進

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歎置之座隅綱十一月徵

和靖處士尹焞見七卷二于涪浮州目初金人陷洛焞

闔門被害焞死復甦蘇同門人昇預也對至山谷中而

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焞自商州今陝西西奔

蜀治四川成都府至閬郎閬州今得程頤易傳拜受之因

止於涪今四川重慶府涪州關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

是范冲舉以自代綱以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張浚薦李綱蒙古

目張浚薦其忠也綱金伐蒙古目蒙古在女真金本號見

卷三五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

夜中能視以鮫交魚出南海其形似鼈無脚有尾今謂之沙魚皮為甲可

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兵擊之

綱丙辰六年金天會十四年春二月以拆彥質簽書樞密院

事綱韓世忠圍淮陽金兀朮救之世忠還目世忠聞

劉豫聚兵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即引軍渡淮旁符離秦縣故城

在江南鳳陽府宿州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會圍而

出不遣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見上卷二九搏戰

綱蓋易知錄 卷八十一 宋高宗



張俊忌韓世忠錦衣驄馬立陣前

扼其吭問○咽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兀朮與劉猷倪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去之曰。錦衣驄聰○馬青白色。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今江南淮安府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綱沈與求罷。綱張浚會諸將于鎮江。見上遣張俊屯盱吁眙夷○今鳳陽府盱眙縣。韓世忠屯楚州。綱張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

非奪喪之比

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去聲以巾幘。見二八卷五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恥之。故人人奮勵。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即安遂為重鎮。綱夏四月。起復岳飛為京湖宣撫副使。目飛以母喪扶櫬櫬也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明發是時金革彌興。宜行變禮。況飛累表乞終制。朝廷不許。則非奪人之喪。自奪其喪之比也。君子不可以常例觀之。則知綱目書法之深意矣。綱六月。張浚撫師淮上。淮水之上遣劉光世屯廬州。今江南廬州府岳飛屯襄陽。今湖廣襄陽府楊沂中屯泗州。今江南鳳陽府泗州目浚命光世屯合肥。今廬州府合肥縣以招

此君素志

陳公輔斥王安石疏

北軍沂中領精騎以佐張俊飛屯襄陽以圖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綱秋七月以陳公輔為左司諫

目公輔名還見七卷二八為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怪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見七一卷字說見同上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史記漢書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鑑安石

使學者不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見十九卷十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見六二卷三三書法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綱八月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目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見上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

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今江南蘇州府帝從之。遂命檜庾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見上卷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溫州。紹興府。俱屬浙江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張浚薦秦檜

雲間張氏曰。主和議者檜之奸謀。排和議者浚之素志。今欲恢復而薦主和議之奸臣。是猶抱薪救火。惡能致其撲滅哉。雖然。君子不可獨罪浚也。高宗於檜。榜其罪曰。示不復用。今也榜其未乾。君信遂失厥後。武穆之死。人徒知秦檜殺之。而不知高宗張浚殺之也。君子歎武穆之獄。當首高宗張浚。而從秦檜則庶乎得其當矣。

綱岳飛復蔡州。自飛累戰皆捷。遣牛皋復鎮汝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見四三卷二八則太行。見三七卷二八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杜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偽齊。劉李成孔彥舟連戰至蔡州。今河南汝寧府克其城。綱九月。帝如平江。綱岳飛遣兵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今河南南陽府唐縣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見上綱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猊于藕塘。追麟至南壽春而還。綱劉豫聞張浚會諸將於江上。

金蒲盧虎  
諫接劉豫

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於金。請先出師南侵。而  
乞師救援。金主實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  
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  
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  
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  
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元术提兵黎  
陽。今直隸大名府濬縣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  
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以犯合肥。見上  
猊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在壽州出渦。見二七以犯定

遠。今鳳陽府定遠縣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今河南汝寧府光州以

犯六安。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時張浚揚沂中韓世忠岳飛劉

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

書張浚。欲令浚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沂

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濠州。即鳳陽府以與

張俊合。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見上以與

當急遣張浚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

留帝善之。然慮浚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

下。而手札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

張俊諫諸將渡江

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見上漢今湖廣府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見四十九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行示光世不得已復還廬

揚沂中藕塘之捷

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猷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沮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於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猷率眾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猷前鋒遇於越家坊敗之猷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猷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猷眾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眾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見三五來乘

綱鑑易知錄 卷八十一 宋高宗 十一

驛將軍

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猥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驛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麟在順昌聞猥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乞其狀始有廢豫之意綱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綱趙鼎罷目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

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開諫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見十一卷四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劉而車駕幸建康見上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屬浙鼎與

小元祐

忠正德文

浚為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名用者條而置之座  
 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入號為小  
 元祐哲宗初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賜之  
 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也  
 鼎頓首謝

趙鼎自睽  
已意

雲間張氏曰大抵進取中原浚與鼎素志也臣嘗考夫趙鼎陳戰守禦之三策矣其略曰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經營大業無出於此今鼎反請高宗回蹕臨安則知鼎也故遠張浚之見而自睽已意於浚何預焉且大臣謀國必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況浚與鼎好同魚水其間少有私忿者皆呂社

廉藺賈寇之事

陳公輔乞禁程氏之學

以順為正有以致之也獨不見廉藺賈寇之事乎於時即當去私忿幹公事與浚戮力王室同心恢復擇將任人復父兄之大讎遠祖宗之舊物不使王業偏安一隅而豐功盛烈勒諸鼎銘雖方叔召虎不足多讓顧不倖歟今乃不此之務有若庸人孺子瑣瑣爭尚小節鼎亦有所愧焉又況光世驕惰不恤國事宰相非人尚可罷之況一鎮之將乎鼎爭之無謂也故綱目不書日罷趙鼎而日趙鼎罷者所以著其私意自罷而非朝廷罷之也綱目之旨微矣註音廉見六卷二十七賈寇見二十卷三

綱折彥質罷以張守參知政事綱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從之目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

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去聲可濟時用。時方名尹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綱**丁巳。七年。金天會十五年春正月。以陳與義參知政事。沈

與求同知樞密院事。**綱**以張浚兼樞密使。自元豐改

院不置使。至是復置焉。**綱**何薛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

帝成服。曰何薛。見上還。始知道君皇帝寧德皇后鄭

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

知嚴州。今浙江嚴州府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去聲墨臨戎。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子墨衰經。注。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染其衰而加經。以化

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

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見二卷未返。天下塗炭。

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

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

年之喪。廣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容議也。高

高宗終喪何足取



年抑未也。惡何取。綱以秦檜為樞密使。綱三月遣王倫如金

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綱三月。帝

如建康。以呂祉參謀都督府軍事。張宗元為參議

官。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遙尊宣和皇后韋氏

為皇太后。劉光世免。張浚命呂祉節制其軍。綱夏

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

綱飛自鄂見上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

儼兵隸之。帝詔德儼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

岳飛論恢復疏

數論恢復之略。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

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

假臣日月。提兵趨京洛。據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陝府

今河南南河潼關。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東以號名五路叛將。叛將

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

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俱見七卷五經略兩河。河北河東如此

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

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

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

不以德瓊兵隸飛而請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  
王德淮西治河南汝寧府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  
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鄴瓊素不相下一  
且據晏人聲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呂祉不習軍旅恐  
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揚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張俊飛  
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  
此軍哉浚字然怒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  
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飛既  
與浚忤即日土章乞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

山廬母墓側浚怒遂以張宗元權宜撫判官監其軍

雲間張氏曰嗚呼天不欲祚宋有賊檜以扼武  
穆之志焉然觀分注備載張浚武穆之事則知  
武穆以公道待浚浚以私意窺武穆張浚忌刻  
殘忍人也武穆守道篤信者也豈可同日語哉  
綱目大書岳飛乞終喪制遂還廬山則其見幾  
明決之義昭矣繼書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則  
其以私滅公之意顯矣

綱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貫兼侍讀未至而罷

目張浚薦安國見上卷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

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  
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

胡安國諫  
禁程氏之  
學

續金史卷之八十一

禁從頤學。是人室而不由戶也。自嘉祐仁宗年號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行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摺也。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今湖廣永州府。安國辭。遂復與祠。綱六月。沈與求卒。綱岳飛奉詔入朝。遂遣還鎮。目累詔趣促飛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

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悅。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見上。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入心。以曲直為老壯。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師直為壯。曲為老。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臨安治也。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綱秋八月。以張浚為淮西宣撫使。綱名淮西副統制鄧瓊。赴行在。瓊以眾叛。降劉豫。執呂祉殺之。時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

武穆先見

綱鑑易知錄 卷八十一 宋高宗 十九

吳氏死節

鼎張浚薦趙

鄺瓊副之瓊與德素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於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名德還建康而命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往屯廬州祉復至廬州瓊又訟德祉密奏乞罷瓊兵權書吏漏語於瓊瓊遂謀叛渡淮降劉豫執祉殺之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

九月張浚免罷都督府曰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去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恥之大帝未嘗不改容涕洟刺。自日日。涕自鼻日。洟。事無巨細必以咨浚及鄺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其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亦罷

趙鼎救張浚

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綱冬十月安置張浚于永州且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治廣東廣州府。鼎畱不下詰乞且明且也。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祕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

守亦以為言。帝意解。遂以祕書少監分司西京。洛水州。今湖廣居住。李綱。見上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綱閏月。以尹焞為崇政殿說書。目初焞被召。見上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命漕臣至涪。見上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今江西遂畱不進。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即九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見上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

尹焞恬退

矣。趣促召入。見命為祕書郎兼說書。綱張俊棄盱眙。見上還建康。綱金人襲汴。汴州今河南開封府劉豫廢為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韓世忠岳飛請伐金。收復中原。不報。綱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目倫還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砌非所較也。逾五日。復遣倫奉迎梓宮於金。綱戊午。八年。金天眷元年春正月。張守罷。目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孫吳東晉宋齊梁陳為帝王都。氣象雄偉。

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見上綱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出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

胡安國進春秋傳

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諡文定安國疆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朔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繫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謝良佐嘗語去人曰胡康侯安國字如大冬嚴雪百草萎穢也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謝良佐稱文定

靜軒周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示百王之大法寓褒貶之至公苟非發明其顯微何以闡揚其奧旨左氏有傳泛而不切穀梁有傳直而不精皆未足以發明之也安國潛心二十餘年作為

春秋傳為高宗而作

高宗無意中原

本傳其間微顯闡幽提綱挈目誠有益於治天下國家之良規也所謂尊君父討亂賊關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高宗而作也使其讀此能知大義渙起復讎之志恢弘攘狄之心詎可北面而事虜哉惜其蔽固已深終莫能悟也綱目書此蓋深美之

綱目書此蓋深美之

定都矣明發於中原者不都川陝則都荆襄不都建康則都維揚今而定都杭州僻處海角則栖然苟安之意見矣諸葛武侯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高宗寧忍棄祖宗之地志父母之仇雖而偷安綱目三於一時也耶直書定都不再貶而其義自見

月以劉大中參知政事主庶為樞密副使綱以秦檜

趙鼎薦秦檜見晏敦復先

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目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綱陳與義罷綱夏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目庶至淮南鳳陽府上遂移張俊下張宗顏軍淮西治河南巨師古屯太平州見七八分韓世忠二軍屯天長見上卷泗州見上緩急為聲

賜孔玠

援以劉錡軍駐鎮江見上以固根本。綱五月王倫偕金使來。目倫至會寧。金舊都今盛京奉天府開原縣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捷懶自河南還言於金主請以廢齊劉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蒲盧虎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綱六月賜行聖公孔玠衢州今浙江衢州府田。凡五頃以奉先聖祠綱秋七月彗星。見五卷見綱王倫復如金。秦檜復請遣倫如金定和議也綱八月金始頒行官制。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綱金以會寧為上京臨潢黃府

秦檜蕭振

為北京。目會寧即海古地。金之舊土。初稱內地。至是升為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臨潢府。在奉天府遼陽州城北潢水南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今山西大同府南京大興。今直隸順天府大興縣中京大定府。見七五卷十八則仍舊云綱冬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目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綱趙鼎罷。目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因奏事久。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



秦檜留身奏事

同為之辨。帝欲併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不草制也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鼎乃引疾求罷。且言臣議論出處。與劉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見上入辭言於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悌之說脇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

今日如人患羸

秦檜留身奏事者三

檜益憾之。鼎自再相。無所施為。或以為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雷也。瘦也。當靜以養之。若復攻也。攻也。砭也。平聲。刺病也。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鑿無虞。他人所不及。綱以句。鈞。龍。復。姓。如。淵。為。御。史。中丞。目。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左傳。文公十七年。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多持兩端。見三十一卷。二十。此不足以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不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

綱鑑易知錄

卷八十一 宋高宗

二五

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為患。中書舍人句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中丞。劾異議者。卒成其志。綱金以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與王倫偕來。先是王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

句龍如淵為秦檜謀

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秦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

韓世忠四上疏

靜軒周氏曰。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不曰來聘。而曰來言。綱目略無隱諱者。

廉耻道喪

三網掃地

罪宋也。高宗忘父母之大讎，信姦臣之欺，已排斥正士，銳意和戎，而以詔諭為名，縱復河南、陝西之地，得不償失，屈辱益甚。知來言而未歸者乎？宋人廉恥道喪，國不成國，君不成君。臣不成臣，而三網於是掃地矣。雖得天下，其可以一朝居哉。

綱十一月以孫近參知政事。綱罷直學士院。會開詔

羣臣議和金得失。貶樞密院編脩官胡銓。監廣州

都鹽倉。目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會開當草國書辨

會開不草國書

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

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

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

若高麗之於本朝，高麗奉宋正耳。開曰：主上以盛德

朔稱臣納貢

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秘民，奈何自卑辱至

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

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

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

然猶慮羣言乃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受和。在

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好。去聲得失。於是開與從

官張燾、晏敦復、魏矼、羌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

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瑄、澄朱松、張擴、凌景

張燾等十人極言不可和

李綱諫和義疏

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提  
 舉洞霄宮李綱亦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  
 梓宮往還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  
 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  
 禮也臣在遠方見上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  
 為此名以遣使其要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  
 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  
 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  
 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自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

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

變詐不測貪恠同婪盧含反。恠亦貪也左傳借公

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

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

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宣脍前漢書董仲

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

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

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

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

胡銓抗疏  
諫和議

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  
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  
劉豫我也。陛下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  
以祖宗之位為金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  
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  
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  
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  
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  
復。淵聖欽宗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

者誰不以此說啗淡。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  
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  
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  
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  
如主。況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  
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  
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見五二卷十六不可復振。  
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  
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

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  
 導陛下如石晉。五代晉石敬瑭臣事契丹孫近傳附會檜議遂得  
 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近亦曰：可。  
 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事，徒取  
 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武臣折衝曰禦侮。詩大雅予日有禦侮。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  
 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短三人頭，竿之藁  
 街。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門內，舊有蠻夷邸。然後羈雞，留虜使責以無  
 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

吳師古錢  
 胡銓書

臣有赴東海而死。見七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  
 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今廣西平  
 樂給舍給事中及中書舍人臺諫及朝臣多救之。檜迫於公論，  
 翌日改銓監廣州。今廣東廣州府都鹽倉宜興今江西南常州府宜興縣  
 進士吳師古錢。侵尖二音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  
 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今江西袁  
 州剛中謫知虔州。今江西贛州府安遠縣屬贛州府皆死焉。晏敦  
 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  
 爾。他日何所不至邪？綱王庶罷。庶言虜不可和，上疏者七。秦檜絀其說，遂

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潭州。**綱**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事。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入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於帝。而用之。**綱**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

**綱**己未。九年。金天眷二年。春正月。大赦。詔以金國通和。大

赦江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焯草赦文。略曰。乃上

穹。天也。天形穹窿。故稱。開悔禍。悔。前日之禍。宋而轉而佑之。左

於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

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見上。上疏

言。燕雲。見七。六。卷十二。之舉。其鑿不遠。虜自宣和。徽宗年號。以來。

張浚疏議和議

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命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同上。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忽也。又。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見五。卷五。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見上。聞金將歸河南地。

岳飛力陳和議之非

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恨也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河河北河東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讎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譽平聲之飛乃受命吳璘在熙州見七十一卷熙河其幕客幕府之客擬為賀

范如圭以書責秦檜

表璘愀然愀然之貌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綱二月遣判大宗正事士儂鳥兵部侍郎張焘詣河南脩奉陵寢目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責秦檜力諫和議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法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儂等往檜以如圭不



趙鼎薦尹焞

先白已益怒。如圭遂謁告去。綱以尹焞提舉萬壽觀  
 兼侍講辭不拜。先是資善堂見上翊善朱震疾  
 亟薦焞自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  
 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問學淵源。可以繼震。乃除焞  
 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焞以和議為非。  
 固辭不拜。綱以王倫為東京留守命倫交。綱以吳  
 玠為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  
 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  
 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見上

卷五 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

扶掖受命。綱三月。王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之地。

尤未遂。自祁州渡河而去。移行臺於大名府。綱以樓焯簽書樞密院事。夏

四月。命焯宣諭陝西。焯至鳳翔今陝西。承制以楊

政為熙河見上。經略使吳璘為秦鳳見六七。經略使

屯內地以保蜀。郭浩為鄜延見上。經略使。屯延安以

守陝。焯倚秦檜勢。妄自尊大。且好貨。失將士心。綱罷

權吏部尚書。晏敦復。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已之

非。秦檜使人誅恤。之曰。公若曲從。兩府中書。旦夕

薑桂之性  
到老愈粹

李世輔忠  
義

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粹，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見上。五月，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  
世輔，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世輔年十七，隨父求奇，出入行陣，金人陷延安，授求奇父子官。求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邪？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及豫廢，尤未授。世輔知同州，以計統金撤南，喝欲歸朝，金兵追之急，乃縱之。世輔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求奇，求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為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奔夏，夏人問其故，世輔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夏主以世輔為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揭榜招兵，行至鄜州，吳玠遣詣樓，烙於長安，烙送之朝。世

吳玠將略

吳玠身當  
蜀衝

輔乃率部下三千南來。綱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仁孝，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綱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乾順，日崇宗。綱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吳玠卒。直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牘牘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見七、六、卷三、四務遠略，不求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去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諡武安。自富平之敗。見七、八、卷三、二金人專意圖蜀，徵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綱

張燾直言

胡世將不改吳玠之

士儂張燾還自河南出燾知成都府。曰張燾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太祖末昌陵而下皆遇發。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讎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讎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恥。帝黯然而深慘。秦檜患之。出燾知成都府。治。今四川省。綱秋七月。以胡世將為四川宣撫副使。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去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

規

倫 金人執王

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綱金宋王蒲盧虎等謀反。伏誅。金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跋扈。尤甚。克王訛魯觀為左丞相。復附之。撻懶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及事覺。蒲盧虎訛魯觀皆伏誅。以撻懶屬尊釋不問。綱王倫如金。金人執之。曰兀朮。言於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副使也。具言於朝。會孟庾至汴。時秦檜以孟庾兼東京留守。倫即解畱鑰。解畱守之職。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今直隸真定府定州。會撻懶等反。金人執之。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

者而徙倫拘於河間今直隸河間府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

邢氏崩於五國城見七八卷三十一金人祕之綱金以撻懶杜

充為行臺左右丞相八月撻懶以謀反誅綱冬十二

月李光罷日光初謂可因和為自治之計故署榜不

辭見上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

言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於帝前曰

檜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綱蒙古襲

敗金人於海嶺金胡沙虎將兵攻蒙古糧盡而還蒙古

胡沙虎俱明金亡國之本見上八

蒙古敗金

見上八

明金亡國之本

山前部言其與金宋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629